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二十四卷 河漕轉運

成祖永樂元年三月，沈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：「衛河之原，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。其流自縣城北經衛輝城下，入大名濬縣界，迤邐抵直沽入海。南距黃河陸路五里。若開衛河，距黃河百步置倉廩，受南京所運糧餉，轉致衛河交運，則公私交便也。」上命廷臣議，俟民力稍甦行之。四年秋七月，命平江伯陳瑄兼督江、淮、河、衛轉運。洪武中，航海侯張赫、舳舻侯朱壽俱以海運功封，歲運糧七萬石，止給遼左一方。永樂初，北京軍儲不足，以瑄充總兵，帥舟師海運，歲米百萬石。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。城天津衛，籍兵萬人戍守。至是，令江南糧一由海運；一由淮入黃河至陽武，陸運至衛輝，仍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。是為海陸兼運。

八年，以舊額漕運二百五十萬石，不足給國用，特令江、浙、湖廣三省各布、都官自行督運，共三百萬石有奇。

九年春二月己未，命工部尚書宋禮、都督周長開會通河。自濟寧至臨清，舊通舟楫。洪武中，河岸衝決，河道淤塞。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，每所用民丁三千，車二百輛，歲久民困其役。永樂初，屢有言開河便者，上重民力未許。至是，濟寧同知潘叔正言：「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，其淤塞者三之一。濬而通之，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，實國家無窮之利也。」乃命禮等往視。禮等極言疏濬之便，且言天氣和霽，宜及時用工。於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、直隸、徐州民丁，及應天、鎮江等府民丁，並力開濬。民丁皆給糧犒賞，蠲他役及今年田租。命宋禮總督之。

河南河水屢歲為患。先是，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。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里餘里，有舊黃河岸，與今河面平，濬而通之，俾循故道，則水勢可殺，遂繪圖以進。詔發河南民丁萬，命興安伯徐亨、王部侍郎蔣廷瓚、金純相度開濬，並命禮兼督之。

六月，會通河成。以汶、泗為源，汶水出寧陽縣，泗水出兗州，至濟寧而合。置天井閘以分其流，南流通於淮。而新開河則居其西，北流由新開河道東昌入臨清，計三百八十五里。自濟寧至臨清置五閘，以時啟閉。又於寧陽築堤城壩，遏汶水，盡入漕河。禮還京上言：「會通河源於汶、泗，夏秋霖潦泛溢，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。汶、泗合流，至濟寧分為二河：一入徐州，一入臨清。河流深淺，舟楫通塞，繫乎泊水之消長。泊水夏秋有餘，冬春不足，非經理河源，及引別水以益之，必有淺澀之患。今汶河上流，上自寧陽縣已築壩堰，使其水盡入新河。東平州之東境，有沙河一道，本汶河支流，至里口通馬常泊。比年流沙淤塞河口，宜及時開濬。沉沙河至里口，故道具存，不必施工。河口當濬者僅三里，河身宜築堰者計百八十里。」從之。

十年春正月，巡按山東御史許堪言：「去年衛河水溢，河岸倒塌。」命工部尚書宋禮相度措置。夏四月，尚書宋禮奏：「自衛河東北至舊黃河一里二里內，五里舊河有溝渠。五里係古路，二里係平地。今開河泄水以入舊黃河，則至海豐大沽河入海。」上命侯秋成為之。

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：「中灤分導河流，使由故道北入於海。河南之民，免於昏墊，誠萬世之利。然緣河新築護岸掃座，用蒲繩泥草，不能經久。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圍，若欄圈然，置之水中，以椿木釘之，中實以石，卻以橫木貫於椿表，牢築堤土，則水可以殺，堤可以固，而河患息。」從之。尚書宋禮薦其才，擢為工部右侍郎。

十一月，濬鎮江京口、新港、甘露三港達於江。

十三年三月，罷海運糧。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、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，以從河運，歲運三百餘萬石。初，漕運北京，舟至淮安，過壩渡淮，以達清河，輸挽甚艱。故老為瑄言：「淮安城西有管家湖，自河至淮河鴨陳口，僅二里，與清河口相值。宜鑿河引湖水入淮，以通漕舟。」瑄從之。乃鑿清江浦，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。就管家湖築堤三里，以便引舟。置四閘，曰：移風、清江、福興、新莊，以時啟閉。濬儀真、瓜州通潮。鑿呂梁、百步二洪石，平水勢。開泰州白塔河，通大江。築高郵湖堤，堤內鑿渠，互四里。淮濱作常盈倉五區，貯江南輸稅。徐州、濟寧、臨清、德州皆建倉，使轉輸。議以原坐太倉歲糧，蘇州並山東兗州，送濟寧倉；河南、山東送臨清倉，各交收。浙江並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，運至徐州；京衛官軍於徐州，運至德州；山東、河南官軍於德州，接運至通州。名為「支運」。年凡四次。河淺駁舟處，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。舍置淺夫，俾導舟。其可行處，緣河堤鑿井樹木，以便行人。乃增置淺船三千餘艘，海運遂罷。凡漕渠在齊、魯間者，宋禮功為多。在江、淮間者，陳瑄功為多。

十四年，設淮安之清河、福興，徐州之沽頭、金溝，山東之谷亭、魯橋等閘，各置官。於是漕運始達通州。

宣宗宣德五年三月，陳瑄復言：「支運法軍民均勞甚善。但民病舍穡往還，不若益耗兌軍便。」帝是其議，改為「兌運法」。行之既久，耗亦納官，失初意矣。

七年，置呂梁漕渠石閘。初，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，漕舟難行，奏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，闊五丈有奇，夏秋有水，可以行舟。至是，復欲深鑿，置石閘三，時其啟閉以節水，庶幾往來無虞。事聞，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。

憲宗成化四年，初，正統間，漕米入庾，始有銳。至是，帝詰銳米，戶部執曝揚之數。取米石，一其銳曝之，得九斗有六升，乃以升為耗。巡撫江南邢宥修復運河壩閘。先是，正統初，巡撫周忱經理運道，武進奔牛、呂城設為壩閘，俾漕舟由京口出江，最稱便利。迨景泰間，壩閘漸頹，水道淤淺。有議從蔡涇、孟濱出江者，因迫海洋，漕舟多覆溺。天順間，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，增置五閘。至是成之。

七年，罷瓜、淮兌運。並改四倉之支運者，俱令兌各附近水次。其瓜、淮者於原耗外，益以腳米。四倉故無耗者，准量給耗米。又復在軍運。尋復定兌運改兌之額：河、淮以南，以四百萬供京師；河、淮以北，八百萬供邊境。別貯額外米於臨、德，曰「預備米」，以備漕米之撥補也。先是，宣德間，定耗例，二米一他物，蓋仿洪武時附載土物之意，用以資君便民。至成化為改兌法，則悉從本色，聽軍易用，然多滯不便。

世宗嘉靖七年，通惠河成，糧運從河入，省輕費銀一萬，詔給軍三分之一，並令三歲後，量減加耗以寬民。初，弘治中，議定折耗銀曰輕費，凡輕費之銀官給之。大抵米以備遠涉及顯加之耗，銀以備備儲鋪墊之用。要之，正米無缺而止。正外諸羨，盡歸旗卒，官無利焉。一時軍卒饒逸，漕運於斯為盛。亡何，漕撫李蕙請齎餘貯庫，聽來年缺者貸償之。上可其奏，著為令。嘉靖初，河漕總兵楊宏奏：「輕費隨軍人，緩急有濟。若貯漕庫，非法也。」大學士費宏言：「衛軍終歲勤勞，給京軍幸有羨，宜與之。」詔皆給軍，軍歡然。久之，戶部言：「輕費之費倉為甚，譬雀鼠之齧，蟻蝨之吮，雖禁不可止也。上曰禁革，下曰扣除，不如其已。請令運官備列倉費前規，聽官給領之。」而給軍遂革。至是，通惠河成，遂有是命。

八年，疏治清江浦復舊，乃由江入淮之道。神宗萬曆七年，復築高堰。隆慶中，高堰廢，淮水壞民田。至是，議復築之。起新莊至越城，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。堰成，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，而黃浦不復衝決。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，舊址坍塌，改建於甘羅城北。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，使黃水不得直射。因發折新莊閘，又改福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所，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。又議修復五壩，惟信字壩久廢不用；智、禮二壩加築，仍舊車盤船只；仁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，恐有衝浸，移築天妃閘內。復命官修揚州、高、寶運河，減水閘四座，加高閘石九座。自是，寶應諸河堤岸相接。

九年，於淮安府城南運河之旁，自窯灣楊家澗歷武家墩，開新河一道，長四里，曰永濟河。因置三閘，以避清江浦之險。

十一年，建清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，磯嘴七座。又建西橋石堤長九里八丈，以禦淮河之衝。又議淮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，歷羊山、內華山、梁山接境山，開河置閘，以避戚港之溜。十二年，揚州高、寶運道石堤之東，傍堤開新河三里餘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，曰弘濟河。

谷應泰曰：

堯都冀方，九州通貢，水陸分道，舟車遞興。然皆方物筐篚，非秭稭粟米，負重致遠也。秦人輸粟入邊，□鍾而致一石，蓋難之矣。漢興，海陵之粟，號甲天下，而分封列侯，天子仰食，不過中原三輔。唐郡縣天下，關中運道，龍門險峻，舟桴罕入。歲值霖潦，車牛不給，天子至率百官就食東京。奉天告圍，蔓菁採食，韓滉粟至，脫巾撒呼。宋都汴京，運道四達，路置兌倉，號為轉運。此劉晏遺規，非豐、熙創法也。元建都北平，張萬戶以鹽盜出沒，習知海上險易，獻書海運，成山、直沽，無異安瀾。明初海運，猶致百萬。文皇遷鼎，屢勤宵旰。海漕並進，水陸互輸。漕制漸增，海運遂罷。安危之勢易明，內外之形易判也。

夫蜀道千年，蠶叢不啟；臨海咫尺，臺、宕猶遺。自燕迄吳，逕四千里，踰江涉淮，天限之已。然而平江築堤，考自張吳；丹徒王氣，鑿由孫氏。黃池夫差之故跡，邗溝隋帝之遺規。假勾吳之霸烈，為聖主之驅除；藉荒王之遊幸，啟千年之利涉。至於渡淮而北，昭陽、獨山，滕、薛瀕湖；洸、沂、汶、泗，魯郊多水。齊擅清濟，燕誇濁漳。直沽至海，潞水踰燕。古今人力，輸灌裁通。遠近地形，蓄瀦本盛。蓋東南舟楫，利盡人功；西北高平，險因天設。莫不枝延蔓引，自成萬里之形；璧合珠連，已見百川之赴。因而按圖求轍，度地施工。所以因山壘石，計日成城，依井求泉，終朝獲汲者也。稽其道里之略，京口設閘。而浙舟入江，謂之「浙漕」。高郵築堤，而江舟入淮，謂之「江漕」。入淮以後，謂之「出黃」。初鑿呂梁洪，舟河行者五百□餘里。繼開董家口，避河險者二百七□餘里。河行至此，謂之「入口」。南陽夏村，皆引諸湖。既達濟寧，而湖漕入濟，謂之「湖漕」。而進此皆會通河矣。由天井閘至臨清三百八□餘里，而濟漕入衛，謂之「出口」，而會通河盡矣。衛水順流，直抵天津，謂之「衛河」。衛漕入潞，潞水之流，謂之「白漕」，白漕既入，逕抵通州矣。

若夫江、淮以南，陳瑄功著；齊、魯以北，宋禮功多。潘季馴之鑿開董口，朱衡之廬居夏村。而天井一閘，南北之脊，地如建瓴。從老人白瑛之請，出七□二泉之水。南流達徐，北流達衛。觀其神功，此亦秦皇驅石，鞭跡猶存；大禹鑿山，掌形宛在。漕河之底績，古今之明德也與！